

群

經

平

議

羣經平議卷二十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其神句芒

月令

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正義曰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互而相通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古義也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然則神之名
不必據死後而稱之也太皞言其帝句芒言其神皆
是生存之號鄭注謂是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
帝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
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是神猶臣也正義肩肩分別
反失之矣

其器疏以達

注曰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 正義曰
刻鏤爲文使文理疏直而通達也

懋謹按注中刻鏤字卽釋經文疏字明堂位篇殷以

疏句注曰疏通刻其頭儀禮有司徹篇覆二疏匕于其上注曰疏匕匕柄有刻飾者竝其證也正義不知刻鏤卽爲疏而又以文理爲疏增成之殊失注意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曰更猶易也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

懋謹按如此則文不成義甚矣殆非也更皮幣三字當自爲句周官女御掌以時招梗膾饗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卽招梗膾饗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

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
梗御其事相近凡有所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
若梗御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
云祀句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句皮幣則得其義矣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曰鞠衣黃桑之服 正義曰鄭注內司服云鞠衣
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蒨者草名花色黃
故季秋之月云蒨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懋謹按周官內司服賈公彥疏云鞠塵不爲麤字者
古通用是鞠塵之鞠當讀爲麤齊民要術說作女麤

如作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
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
乃止然則麴塵者卽謂麴上黃衣也呂氏春秋季春
紀高注曰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此別是一說與
鄭義異釋文曰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
塵分晰甚明而正義乃合而一之旣用鄭君鞠塵之
義又引鞠有黃華爲說違失甚矣

角齒羽箭幹

正義曰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
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義或然

越謹按羽與箭幹非同類之物也周禮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入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二職相連則角齒羽三者自當其爲一庫賈公彥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是羽之爲用甚廣非獨供矢人之用何見其必與箭幹同庫乎

命國難九門磔擗以畢春氣

注曰此難難陰氣也

越謹按月令三難惟季冬之難爲難陰氣若季春及

仲秋則皆難陽氣也此在記者自有明文不容臆說
仲秋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秋氣者陰氣也以達秋
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可知矣此云以畢春氣春氣
者陽氣也以畢春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亦可知矣
六季春之難以畢春氣猶季冬之難以送寒氣也送
之畢之皆欲其氣之去也鄭以季春之難爲難陰氣
則當如仲秋之例曰以達春氣於義方合不當言畢
也若畢春氣爲難陰氣豈送寒氣爲難陽氣乎鄭又
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則因
春氣太盛攘而去之禮文甚明而鄭顧以爲難陰氣

直誤以春氣爲陰氣矣

贊傑俊

注曰贊猶出也 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

樾謹按贊佐之義與出絕遠古書訓贊爲出者他無所見鄭義非也贊從𠂔爲意說文先部𠂔進也故贊亦有進義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竝曰贊進也贊傑俊之贊當訓爲進下句遂賢良注曰遂猶進也贊與遂文異義同

調竿笙箎簫

正義曰黃者竿笙之名也

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

云名當作舌

越謹按簧是竽笙之舌則已包於竽笙中矣何必言
竽笙又言簧乎簧蓋自成一樂器竽笙不能無簧而
簧不必定施於竽笙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古史考曰
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三十六管是簧固先竽而有
矣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此言
竽笙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此
則自成樂器不施於竽笙矣詩鹿鳴篇吹笙鼓簧卽
所謂於口橫鼓之者故吹笙與鼓簧各爲一事猶鼓
瑟與吹笙各爲一事也此文調竽笙也簧呂氏春秋

仲夏紀作調竿笙塼篪蓋由學者不知簧之自爲一器疑言竿笙不當復言簧又習見塼篪之文故妄改之耳非呂氏之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注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越謹按鄭注未釋凍字凍當讀爲凍爾雅釋天暴雨謂之凍郭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是也凍音東西之東然則雹凍者雹與暴雨也夏日暴雨往往與雹俱至故竝言之字不作凍而作凍者古字通也隸釋張納

功德碑卹澹凍餒此段凍爲凍也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此段凍爲凍也古文聲同之字例得良借字可爲凍讀當從凍釋文音丁貢反失之矣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正義曰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

繼謹按鄭所據本疑無暑字故但釋潤溽之義而不及暑字下文注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是鄭本無暑字之明證也正義言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是孔氏所據本亦無暑字矣周書時訓篇有暑字且曰土

潤不燥暑罰不應物則潤燥二字不連讀與鄭義異然土潤不燥暑文義殊爲不安疑周書原文亦作土潤燥其下則去土不潤燥罰不應物今本乃傳寫之誤不足據也

其日戊巳

樾謹按月令於四時各舉其日夫木火金水各王一時豈繫乎其日哉蓋因中央土而設也土無定位寄王四時凡一歲之中所有戊巳日皆土所寄王之自天子居太廟太室以應之四時皆然記人因文無可繫故特繫之夏秋之交以其爲四時之中也合四

時計之孟仲季三月以九十日爲率則戊日九己日九其大較也總計得七十二日爲土所寄壬之日而五行之氣無偏勝矣此所以於中央土特箸其日戊己之文也中央土既特箸其日戊己之文故於四時亦各舉其日以配之學者不知其日戊己爲土所寄王之日記有明文而但見其文次季夏之月之後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謂土之寄王皆在四季之末謬矣余有說存集中撮其大略如此

文雖有恆

繼謹按恆當作常此由學者不知常是本字誤以爲

漢人避文帝諱所改如恆山作常山之例遂改正之而轉失其本字矣文繡有常與上文裳字下文長字量字常字爲韵今常誤作恆而下文度有短長句又誤作長短則皆失其韵矣昌氏春秋仲秋紀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量小大

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越謹按衛湜本是也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太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

短長各相當也此文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乃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小大則涉上文制有小大而誤猶上文度有短長涉此文視長短而誤作長短也度有短長句有呂氏春秋可據以訂正至此文則呂氏春秋亦作量小大矣然孔氏正義曰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孔所據本正作大小不作小大而所述經文云量小大此必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閩監毛本固不可據然此句實當從之阮氏反

以爲倒誤矣

易關市

注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 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趙謹按孔氏蓋讀易爲平易之易然非輕稅之意也易當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是易與弛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此言易關市猶彼言弛關市故鄭以輕稅說之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注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正義曰

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
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懋謹按決獄訟必端平見于孟秋之月斬殺必當毋
或枉撓見于仲秋之月已不啻三令五申矣至季秋
之月云乃趣獄刑毋留有罪然則凡獄事皆決矣何
待孟冬之月始察獄吏之阿黨乎注義非也今按此
文本連上文爲一節鄭失其讀故失其義今正其讀
曰命太史釁龜策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句阿黨
則罪句無有掩蔽句蓋此一節皆命太史之辭也兆
卽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一十其

卷二十一
頌皆平有二百者也卦卽大卜所掌三易之法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也占之審之皆所以求
吉凶也故繼之曰吉凶是察也阿黨則罪者古卜筮
之法必用三人若雷同附和則罪之也無有掩蔽者
懼其有所隱諱不以實告故又以此戒之也呂氏春
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此必經後人增益
非呂氏之舊然云阿上亂法者則罪之可見古讀固
於罪字絕句矣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

注曰而猶女也

樾謹按此本作以固天閉地句陽氣且泄句呂氏春
秋音律篇曰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
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固
閉也然則固天閉地文義正一律因天字而字篆文
相似故天誤作而傳寫又奪陽字遂以地字屬下讀
而文義不可通矣呂氏春秋仲冬紀作無發蓋藏無
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此必後
人據已誤之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當作無發蓋藏
無起大眾以固天閉地發蓋藏起大眾陽氣且泄如
此乃與音律篇合幸後人所改者止仲冬篇而於音

律篇固未及改尚得考見其舊耳至沮泄之爲且泄則古本月令皆然釋文不爲沮字作音可見矣

祝聲三 曾子問

注曰聲噫歆警神也 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樾謹按儀禮既夕篇聲三 鄭注曰聲三三有聲有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又上虞禮記聲三注曰聲者

噫歆也歆與興字異而聲同賈疏于既夕篇曰按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卽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然則此注當以噫歆爲句警神也爲句孔氏不得其讀而以歆警連文殊非鄭義矣又按孔氏旣以歆警連文乃其釋經文則標祝聲至敢告五字而曰聲謂噫歆之聲三又似不誤者蓋正義非一人之書孔穎達序云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耆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

范義頡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共量定然則此以噫
歎連讀者與儀禮疏合必賈公彥所量定者矣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在而后兩字壻弗取而后嫁之可
知壻取則卽歸是壻矣下文曰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蓋亦女弗許而後娶非謂三年喪畢女必別嫁壻
必別娶也男女妃匹之際情事萬變聖人緣情制禮
不敢繩以一律況三年之久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
而今賤久要不忘之義豈可概責之中人以下者哉
與其強合於始而不能善保其終固不如各從其便

也此節兩曰禮也自有精義其上文曰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蓋論禮之正也若論其變則固有女氏許諾而卽嫁之者矣聖人所不禁也此文曰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蓋論禮之變也若論其正則壻當仍娶此女女當仍嫁此壻而聖人不敢質言也何也古人自納采問名以至于請期而成昏禮相距初不甚遠非如今人議昏於襁緥之中受幣於髫髻之歲也故因遭喪而待至三年已爲曠日持久情隨事遷不可概論矣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如此儒者不達古今之變故不得制禮之意正義於壻弗取而后嫁之不

置一詞蓋疑之也至陳澧集說竟云壻祥禫之後女
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
女嫁於他族禮也則大謬矣夫女既未嫁女之父母
又使人來請壻何必固執前說而不取乎誠如是也
遭喪之後此女萬無復歸是壻之理則當壻家致命
之後便可別嫁必待壻免喪而請之轉爲多事矣此
鄉曲無識者所不爲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曰以其有終身之憂 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
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

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樾謹按此節之義鄭孔各殊鄭意此節不與上文相屬推曾子之意以爲人子有終身之憂卽當有終身之服故發此問乃賢者過之事也孔穎達則與上文合爲一節勿除可乎疑其不可也此與鄭注迥異故止釋經文而於鄭注不釋一字也據下文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思其過於

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然則此節之義自當從鄭注爲得何也如正義所說則曾子之意主乎除者也孔子當日非弗能除也慮其過於制也方與問意相對今乃曰非弗能勿除也思其過於制也則可見曾子之意主乎勿除矣鄭注曰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此卽賢者俯而就之之意正義標非弗至制也五字而釋之曰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思其過於先王之禮制也夫經文明言非弗能勿除而正義乃云非是不能除改則易經文爲非弗能除矣其爲違錯

顯然可見孔氏誤解此經蓋由過時不祭一語不知此篇之例每以輕重相形上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鄭注曰重喻輕也正義曰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此云過時不祭禮也兩文正同彼是重喻輕此乃輕喻重蓋以君子無過時之祭明君子無過時之服也又義易曉故鄭無注孔氏牽合上文爲說反糾繚而難明矣且上文曰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是適子於除君服後未嘗不補行祥祭也不得云過時不祭也若支子不得追祭則自因

適予已行祥祭之故而非以過時之故也過時不祭之言與曾子問意全不相當可知孔解之謬矣

既明反而后行

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櫬謹按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曰暨及也暨明反而后行者及明反而后行也周官閭胥既比則讀濃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 是既與暨古字通用

其有不安節

文王世子

注曰節謂居處故事

懋謹按鄭注未得節字之義節之言適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也其有不安節者其有不安適也訓爲居處故事於義轉迂矣

然而衆箸於君臣之義也

正義曰俗本皆云箸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箸字義亦通

懋謹按無箸字義不可通矣疑本云定本無於字傳寫誤耳

一有元良

注曰元大也良善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是大與善義通元訓大故亦訓善王制篇天子之元士鄭注曰元善也然則元良一也注分爲二義似轉失之

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

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餽今此經先云餽者以餽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餽獻受爵也

樾謹按鄭注儀禮特牲饋食篇曰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是受爵之事亦非所輕且據特牲篇嗣子
與長兄弟爲上下兩饗是餽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
則止嗣子一人受爵視餽蓋尤重矣安得反云以餽
爲重乎此經先言餽者蓋古人自有倒言之例周官
大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若以次第而言則裸
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黷逆牲迎
尸若以次第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黷又
次之也此皆倒言之也餽獻受爵義亦猶此正義曲
爲之說反失之矣

其刑罪則織刺亦告於甸人

經二一
注曰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越謹按告當讀爲造古字通用列子楊朱篇密造鄧
析而謀之釋文曰造本作告是其例也小爾雅廣詁
曰造適也造于甸人者適于甸人也周官掌囚曰凡
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可證
此文造字之義因段告爲造其義不顯鄭知告之爲
段字而不能得其本字乃讀爲鞠是時已將用法矣
豈尚待讀書乎

退脩之以孝養也

注曰退脩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正義曰謂三老五更入而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樾謹按脩當讀爲羞說文丑部羞進獻也鄭以獻之解脩之可知脩之猶羞之矣上文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至此則遂奉而進之以明孝養之道故曰退脩之以孝養也退脩之三字爲句謂退至陳饌之處脩之卽羞此醴與珍具也據儀禮凡獻賓必薦脯醢此旣獻醴則珍具亦當並薦鄭但云獻之以醴者以醴爲主故文不具耳孔氏不知脩爲羞之段

字而解爲脩行與鄭義不合若從孔解則鄭君不當於脩之斷句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正義曰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事前代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聖人自行之事非言其記事前代之事也記當讀爲紀釋名釋典藝曰記紀也釋言語曰紀記也是二字義通國語周語紀農協功韋注曰紀猶綜理也聖人之紀事猶言聖人之理事下文慮之以大愛之以敬數語正見其綜理之微密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

禮運

注曰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 正義曰
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執
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

越謹按如正義之說則當云衆以爲殃而去之於文
方明不當旣云在執者去乃始云衆以爲殃也正義
所說始失之矣蓋如有不由此者所包甚廣在執位
者而不由此固當黜去之若衆人不在執位者而不
由此則無位可去矣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未有
不裁及其身者也故曰衆以爲殃言不在執位之衆

人亦以此爲禍惡也

其燔黍捭豚

樾謹按捭者脾之段字說文馬部脾別也從馬鼻聲
讀若罷其字亦或作攏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
注曰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礫縣之此可證捭豚之義
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脾而捭豚以相饗
卽用禮記之文而其字作脾者蓋因燔字從火遂并
脾字而亦誤從火古書中往往有此尚書堯典篇在
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從玉而亦誤從玉爾
雅釋詁簡葑大也葑字本從艸因簡字從竹而亦誤

從竹卽其例也玉篇火部煇魚也廣雅釋器曰煇謂之魚則因字形之誤而遂滋異說未可據以說經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注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勿使有失

樾謹按正義以是天子之事爲句守也爲句文不成義矣此當以事守二字連文說文史部事職也事守猶言職守謂是天子之職守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注曰存察也 正義曰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樾謹按古人之辭凡審度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曰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竝其證也處其所存謂審度其所存者鄭不知處有審度之義而反訓存爲察于是文義之平易者變而迂曲矣非意之也

注曰意心所無慮也 正義曰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卽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

倘慮無形之處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

越謹按正義解無慮二字甚爲迂曲孔氏亦有所未
安故又出一說然注云心所無慮不云心無所慮是
後說亦非也注文無字疑譌字之誤譌卽謨之異文
集韻曰謨古文譌是也心所譌慮猶云心所謀慮儀
禮大射儀注曰志意所擬度也與此句法正同正義
曲爲之說非是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淦

注曰淦之言閃也 正義曰讀淦爲閃者淦是水中
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 門中人也

人在門或見或不見

樾謹按鄭讀淦爲閃是未得其本字也說文走部趨
低頭疾行也字或變作趨玉篇走部趨疾行也趨與
趨實一字蓋金與念竝從今得聲故從金者或變而
從念耳趨卽魚鮪不淦之本字因其字從走與魚鮪
不合故變用從水之淦耳

鴈以爲畜故鳥不獠獠以爲畜故獸不獠

注曰獠獠飛走之貌也

錢氏大昕經史答問曰獠爲鳥飛不應從犬勿釋文
獠本作𤝵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𤝵俗本從犬

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越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
越謹按玉篇羽部翻音聿飛貌此鳥不喬之本字也
蓋越訓狂走故字從走此爲鳥飛則不得從走因變
而從羽文字所以孳乳漫多也玉篇羽部又有𦇧字
許出切𦇧字許月切竝曰飛走貌卽用鄭君注義疑
下句𦇧字有作𦇧者并有誤作羽旁戊者文選江賦
曰濯翩疏風鼓翅翻𦇧以翻𦇧連文蓋卽本之禮記
然則今本兩字竝從犬古本兩字或竝從羽矣鄭君
所謂傳書世異於此益信學者通其意正不必泥其
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樾謹按曰猶於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其降曰命卽其降於命言其降於敎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古人每有此文法尚書洪範篇水曰濶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曰爰互用卽其例也

故事大積功而不苑

正義曰皇氏云事大積功而不苑者旣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

次序不使苑積也

懋謹按如正義所說則當云大事不當云事大也故
事大三字當連上文讀其文曰大順者所以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乃申說是謂大順之義言
其爲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故其事至大也

細行而不失

正義曰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
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懋謹按行字衍文也本作細而不失涉上句竝行而
不繆誤衍行字則文不可通矣正義以不遺小國之

臣解之是其所據本正作細而不失故以小國之臣
解細字也乃其述經文亦作細行而不失疑後人據
已誤之經文增益之非其舊矣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敝也

注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
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
之也

懋謹按故聖王所以順句於文似未足者而弗敝也
句於上句亦似不相屬疑此經傳寫錯誤本云故聖

主所以順而弗敝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
原因鄭注先解山者二句乃曰使各居其所安不易
其利勞敝之也於是學者移而弗敝也四字置山者
二句之下以合于鄭注不知鄭注統解經文非必順
其前後也至鄭訓敝爲勞敝於義未合敝當讀爲警
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警弓末反戾也反戾謂之
警正與順字之義相反順而弗警者順而弗戾也古
無警字故卽以敝爲之字亦作彌玉篇弓部彌卑結
卑計二切弓戾也彌有卑計切一音卽與敝音同矣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禮器

注曰天地人之別體也 正義曰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樞謹按正義所說非鄭意也鄭注當以天地人之別爲句體也爲句社稷山川地也鬼則人鬼也神則天神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神祭其禮不同是乃天地人之別卽所謂體也孔氏誤以別體二字連讀故其說不可通矣

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

注曰合錢飲酒爲醪旅酬相酌似之也 正義曰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

而略

櫛謹按王說是也蓋夏立尸最質殷坐尸則轉文矣
周旅酬六尸則文彌甚曾子此言正見三代之禮日
趨于文繼周而王者必有加而無已故曰周禮其猶
遠與作殯者段字耳鄭卽以本義說之失曾子之旨
矣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注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

櫛謹按鄭解作字非也作當讀爲迄文選歎逝賦塗
薄莫而意迄注引聲類曰迄迫也非迄而致其情謂

非迫而致其情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與此義同迕正字作段字也故下文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正見君子不迕而致其情也

必先有事於頓宮

注曰頓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頓宮也字或爲郊宮

越謹按注文詩所謂頓宮也此頓字當作泮蓋諸經用字不同詩作泮宮禮皆作頓宮主制諸侯曰頓宮明堂位頓宮周學也字皆作頓不作泮鄭謂禮之頓宮卽詩之泮宮故釋之曰詩所謂泮宮也若如今本

則以領宮釋領宮重複而不可通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注曰大明日也

越謹按日生於東人所其見月生於西其理難言正義於此無說上文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曰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正義曰日且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此說殊有未安月初生之夕見于西方是其將入非其始出也豈得因此而謂月生西方乎月生西方蓋古渾天家說渾天家謂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

近來西人之說謂水地合一圓球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梅氏文鼎天學疑問極言其可信然則日月出入本無一定在此處爲入者在彼處正爲出矣日東月西聖人據理以斷之以爲日生於東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此陰陽之正位亦升沈之定理吾所立之處如是卽與吾上下相對之處亦如是學者不明乎此則月生於西之說終莫能明矣下文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鄭注曰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下出字於理

未圓。雖日出東方，吾之所見也；月出西方，吾之所不見也。吾所不見，不可以爲說。當依經文作生字，斯無語病矣。據上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疑此注亦然。傳寫者誤耳。祭義篇亦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不言月出於西也。張氏敬仁作鄭注考異，據山井鼎說反欲改上注月生西方爲月出西方，謬也。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正義曰：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

樞謹按：正義說非也。知其人之知者，知其人之志也。

知與志通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言觀其人之發動卽知其志意所在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賈乎心藏乎志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藏也藏卽古藏字觀其發而知其志者以其所發知其所藏也孔氏讀爲智失其旨矣

五獻察

注曰察明也

樾謹按察當訓至耳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祭曰察有至義淮南子原道篇高不

可際高注曰際至也祭與際通上文云一獻質三獻
文蓋三獻已爲文矣五獻則文之至也故曰察也下
文曰七獻神言七獻則又加重也爾雅釋詁曰神重
也是其義也鄭訓察爲明而於神字無注其意以爲
曰察曰神猶云神明之也然則何以爲五獻七獻之
別乎

繡黼丹朱中衣

郊特牲

注曰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
也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其
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繡謹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
爲之或以黼爲之申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
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或繡或黼
而謂之繡黼或丹或朱而謂之丹朱禮經自有此例
儀禮士喪禮魚鰾鮒九言或鰾或鮒其數則九也若
必鰾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何以無
文乎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言或丁或巳也士虞禮
冪用絺布言或絺或布也繡黼丹朱義亦猶是鄭必
破繡爲綃殆猶未達乎此矣

鄉人禡

注曰禡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歐疫逐強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儺

越謹按如鄭注則禡上必加逐字於文方明且他本有作獻者作儺者豈亦可訓爲強鬼乎是不可通矣禡者禡之段字說文示部禡礫禡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氏禁子所造從示襄聲然則鄉人禡猶鄉人儺也禡者正字禡者段字猶儺者正字獻者段字也禡禡聲近隱三年穀梁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疏曰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禡與壤竝從襄聲壤可讀爲傷故禡可

通作楊矣下文汁獻況于醴酒注曰獻讀當爲莎是
獻與儺聲亦相近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旣而遂田以祭社
也

黽謹按誓社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誓士故鄭注曰
誓吏士以習軍旅也隸書士土二字無別士誤爲土
學者見鄭注有祭社之文疑爲社之壞字因加示旁
作社矣不知鄭注所謂遂田以祭社者以連前經祭
社之事故云爾非必本經有社字也又鄭君此注疑

亦未得經意此經自季春出火至祭則受福本自爲一節與上經初不相蒙上經自言祭社之事此經自言春蒐之事鄭必合而一之乃謂祭社是仲春之禮而以季春出火爲記者之誤記者所不受也據周官大司馬職蒐田亦在仲春而此云季春者說禮之家容有異聞四時之田所傳不一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惟大司馬職及隱五年左傳文與此同桓四年穀梁傳春日田夏曰苗秋日蒐冬曰狩四時雖具而其名不同至公羊傳云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狩則無獮名周語云蒐於農隙獮

於既烝狩於畢時又無苗名名且無定安見四仲之
月不可移至四季之月乎春秋書蒐狩初無常時此
經云季春出火爲焚也是亦一說也何必彼是而此
非乎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樾謹按鄭注不釋質字蓋卽以爲文質之質若然當
云貴其質也文義方明乃曰於其質也義不可通矣
廣雅釋言曰質地也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曰白質赤
質皆謂采其地是古謂地爲質郊本祭天乃掃地而
祭者以天體空虛而地則實有形質故就其有形質

之處而祭之所謂於其質也下文曰器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蓋於其質而祭之故既取象于天亦兼
取象于地矣

八蜡以記四方

注曰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人三也郵表畷
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異八也

樾謹按八蜡之神諸說不同當從陳祥道說去昆蟲
而增百種江氏慎鄉黨圖考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何
得遺之其說是也惟舊說皆數貓虎則恐不然貓虎
者就禽獸之中偶舉其二以明蜡祭所以必及禽獸

之故非所祭專在貓虎也周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然則禽獸之所包者廣矣豈獨貓虎乎經文云饗農及邶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明以禽獸與農及邶表嘏竝列然則禽獸爲八蜡之一明矣當云貓虎而數禽獸庶爲得之貓虎者特獸中之二物耳王肅又分貓虎爲二何其所見之陋乎割刀之用而驚刀之貴貴其義也

正義曰貴其聲和之義

璉謹按經文先云貴其義也乃申說之曰聲和而後
斷也若如正義之說則但云貴其聲和而後斷足矣
何必先有此句乎義當爲善聲和而後斷正直指其
善之所在也緇衣篇章義癘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
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今各本皆作章善癘惡乃
後人以意改之唐石經初刻作善後改作義蓋知義
是而善非也此經義字則因後人不得其解而轉有
其舊耳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注曰此謂太古之禮器也 正義曰共牢之時釀以

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樾謹按正義以尚爲貴尚然爲自然則文不成義矣
尚當讀爲上古字通用老子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河上公注曰其禮無上故言上禮是上禮與上德上
仁上義一律皆無上之美名也大古之禮無以尚之
是謂上禮上禮然也言太古之禮則然也鄭注太古
字正解尚字正義未達其旨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禮記三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猶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說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爲嫌有隱使嘯者以聲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是爲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嗾矣鄭不讀爲嗾而讀爲叱其聲旣遠義又非也於

是并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卽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山言鄭箋曰由於也卽本釋詁文此經兩山字亦常訓於蓋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

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衆婦無禮家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
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爲
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蓋
友有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友也
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卽不有乃戒之辭
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
辭也使今人爲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
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盡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爲
有於是經意益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家
婦此於家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

儷可以悟其旨矣

鵠羹鷄羹鴛

注曰鴛在羹下烝之不羹也 釋文出鵠鷄羹云本

又作鵠羹雞羹

越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鵠雞羹蓋經文止一羹字鵠雞二字在羹字之上鴛一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鴛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鵠下雞下並有羹字惟鴛下無有則鄭當云鴛不言羹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鴛在羹下矣正義曰鵠羹雞羹者謂用鵠用雞爲羹鵠下羹字亦是衍文蓋孔氏所據本作鵠雞羹恐人疑二

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鵝雞羹者用鵝用雞爲羹也若作鵝羹雞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或本作鵝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魴鱖烝雞燒雉正義曰魴鱖烝者魴鱖二魚皆烝孰之雞燒者雞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臠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然則此文并言鵝雞羹者猶下文并言魴鱖烝也此文單言鵝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

樾謹按此當作篋枕斂簟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
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正義曰
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
縣其所臥之衾以篋照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簟席當
言斂枕當言篋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正義曰王肅杜預竝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必讀
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

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接以太牢正謂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

諸父名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父而言諸子諸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諸男爲諸子因謂舉其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爲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於義始明始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曰方別也然則方物者辯別其事也惟能辯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同人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

物方物與辨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樞謹按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幣豹植豈不簡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古人無此文法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連上爲義其文曰君羔幣虎植句大夫齊車句言人君羔幣虎植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也又曰鹿幣豹植句朝車句言人君鹿幣豹植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幣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士齊

車鹿幣豹犢則白爲句明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同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辮說文斗部辮杼滿也手部杼挹也杼之義爲挹辮之義亦爲挹辮用湯者謂履蒯席之上更挹之以湯而去足垢也辮從辮聲與連聲相近周易小畜九五有孚辮如釋文引馬注曰辮連也方言凡人置乳而雙產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學生然則辮

之爲連猶孿之爲連孿之爲健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槪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遇高唐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止一人不得言諸乃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夫亦有孤稱

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之用
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
夫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
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
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慎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
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齋戒無夕
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輝光儀也

樾謹按以輝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尙可通然下

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燁如者以其時而言燁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指私朝天尙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燁如也至登車則已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既明也蓋適公所者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諛詞乎

縫齊倍要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越謹按豐本字逢與縫均段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

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
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
爲大者卽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叚字縫者又逢之
叚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
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
訓爲紩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

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騶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騶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與元對文定爲黃色殆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前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

之命皆曲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狄當承上文王后禕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醢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醢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

狄本與上文王后禕衣夫人榆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 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食棗桃李必極於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立容德

槨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直以大夫言士申武直以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注曰如有予也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槨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爲植植從直聲古德字作惠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

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榘故古音卽讀如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而東上

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

榘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夫北面者東上則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卽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

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可通孔氏遂抄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煩孔氏之訂正乎卽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

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至五字誤尊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乃采之誤字說文采部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

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
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
作藩其作蕃者段字也此經作采者蕃省作番又省
作采也是故九采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
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
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考文引古本作資

或爲謬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之字自有聲義俱遠者何妨資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也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

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尙不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竝非鄭義

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尙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閒隔因問不通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已尙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

己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王
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己生之年
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
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爲衍
字庾氏又曲爲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
及之也昆弟並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并及弟猶襍
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
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
序因老而并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
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并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

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穰卽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禮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
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
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
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
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
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
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
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
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

可也則安知上句爲兄弟之喪下句爲所知之喪乎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

樾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死以至于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

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斂之奠木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易牲耳何必變其文乎蓋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旣死優假之也鄭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并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

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 正義曰謂聖人卽位未遑

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

懋謹按且疑宐字之誤宐俗作宜因誤爲且詩假樂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卽其例也所宜先者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

五日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

懋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上文三曰舉賢已足卽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注非也愛當讀爲愛說文竹部籒敝不見也字亦作愛爾雅釋言愛驥也又或卽以愛爲之詩烝民篇愛

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蓋賢者宜舉能者宜使隱逸之士則宜存察若果是賢者能者亦宜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爲職百志卽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皆舉故百職成也訓爲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通用說詳檀弓公西赤爲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祿進

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卽陳而已

正義曰此明親者

相禭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禭則擯者
傳辭將進以爲禮節若有親者相禭但直將進卽陳
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懋謹按親疏相禭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
以進則一也乃經云不以禭進是直不以進矣而於
傳辭不傳辭仍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蓋
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
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曰以卽陳而已此解
以禭進三字也蓋此文承上文爲義臣致禭於君則
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至親者兄弟則不然直

以禴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禴進句正義讀
不以禴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注曰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
不敢以長臨之 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
自如此短小

懋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小然則直
自如此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小乎以此說
經宜後儒之不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
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

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長義性與生古通用
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注曰性
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長者鄭謂
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未得其解
耳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植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
直爲長大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並通也
不擢馬

注曰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正義曰
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
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

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別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懃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孔所謂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二義懸絕矣詳鄭君之意蓋謂投壺禮畢當請命於尊者然後撤馬不得自已擅撤嫌若已勝故得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亦非經意今按不擢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卒投司射執算請數命酌曰請行觴正爵既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此賓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

洗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己當受慶故無
慶多馬之禮則亦無庸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
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
擢本千尋劉涓子注曰擢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
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
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
弗買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固不當以齒言因馬而并稱之則亦得言齒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凡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筴篇

注曰筴者也籥如笛三孔

樾謹按籥筴之筴與羽籥之籥二者不倫何得並舉

疑注義非也。筴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筴曰：本又作策。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筴者矣。籥者，說文竹部曰：書僅竹筴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籥爲書籥。然則筴與籥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筴籥，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筴籥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爲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爲筴爲籥，固不嫌於並列矣。

凡膳告於君子

饌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膳於君子而衍當作
凡膳告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
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
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膳告
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
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
矣故知此爲膳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

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樾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其解矣

不學襍服不能安禮

注曰襍服冕服皮弁之屬襍或作雅

樾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襍服故有作雅之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在今人視爲絕學誠費講求在古人則所習見習聞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

訓襍服者襍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襍事
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
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正義曰至道深遠非
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
易於妙道

樾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
失則止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
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

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

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 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蓋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

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固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

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卽容之段字
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
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
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搭動搭也韓
子揚摧篇曰動之容與搭搭竝通感於物而動
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
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
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
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
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
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
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 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
爲處也

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卽承此
文而言鄭解兩著字曰著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
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別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
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別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

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自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并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懋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矣感當爲俄說文戈部俄絕也讀者咸古書

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咸皆俄之段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寃則不咸釋文曰咸木又作感是也此文段感爲俄亦猶他書段咸爲俄俄條暢之氣者絕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文義一律說者不達段借之旨遇咸字則訓爲皆遇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蟋蟀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

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尙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
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
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
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
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自不乏人何必箕子之是使脫故
主之幽囚而効新君之奔走稍有入心者所不爲而
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

就箕子言蓋釋其囚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
禮以容儀爲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
氏之容與制氏之聲並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言
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故曰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自鄭失其解而
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於是異
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

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楊倞注曰息繁育也漢書五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爲貴論則易至於蕃滋故以不息爲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意義不一律足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也 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

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
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

樾謹按保字無訓知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
合也言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
不足以合之也保之訓安本屬恒訓而施之于此義
尚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
因曲爲之說失之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
於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爲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義不合矣端當讀爲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端聲轉從專聲兩音相近說文言部端從言端聲讀若專卽其例也又危部有騶端二篆竝訓小危疑亦一字或從專聲或從端聲許君誤分之耳襍記篇載以端車注曰輜或爲轉然則轉之通作端亦猶是矣

使某實

襍記

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爲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左傳曰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

年傳致果爲毅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即使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讀實爲至其義不顯不如改讀爲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懋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爲邑宰而非朝廷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時得歸其終喪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宜有明文何以

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
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久暫
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出次於公館
四字者蓋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
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蓋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
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
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
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
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卽引此經爲說而
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安鄭固知之

矣徒以經文衍一士字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
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取盡禮於私喪也 正義曰案喪服
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杖
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
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
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
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樾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

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並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已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既於下文別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

降階而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
不相值矣蓋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人入門升
自阼階立於阼阼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
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
君在東序也蓋主位在是故主國之君於此待之也
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鼎南面立君卽位于阼夫
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旣升自阼階又卽位于阼
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蓋亦謂東序而正
義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

所謂阼者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蓋冠時主人位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且與注文大相刺謬乎說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正義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

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樾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宜相對所謂恩澤者卽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爲對文乎今按蜡當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爲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楫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亦以昔對澤言

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澤言以百日之乾昔而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人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可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

哀也字亦通作仁咸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
仁之也曰在招丘惻矣何休注曰惻悲也仁之者若
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
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于寢

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
俱然故云皆也 阮氏校勘記曰士之妻閔監毛本
同唐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
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

越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

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士之妻乎且經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皆死于寢別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文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于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宜辨別之士卑故從同也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唐石

經從之實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 正義曰造是造謂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造爲窖說文宀部窖地藏也窖之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必入於內繫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

聲轉而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髻瓜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榘諱按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綠字當從段氏玉裁說讀爲紕說文糸部紕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用朱綠大夫裏棺用元綠士不綠段氏說文解字注

謂三綠字皆祁字之誤今按此綠字與上文三綠字
文義相應君大夫皆有綠故得實於綠中土不綠卽
無綠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綠字亦當讀爲祁矣綠中
者祁中也據說文祁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綠字鄭
云或爲萑疑古本禮記四綠字皆作萑祁之與萑猶
雕之與鏤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
譌爲綠惟此經尙有作萑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
義益晦矣段君因治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
及此綠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
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樾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飾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裏棹虞筐大夫不裏棹士不虞筐

注曰裏棹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危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共陲主陲
篋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
是有篋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篋矣

樾謹按虞篋與裹椁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篋
事不類矣篋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
解上文黼黻黻嬰畫嬰曰漢禮嬰以木爲篋正義曰
謂以木爲嬰之篋若門戶四面篋也然則裹椁虞篋
亦謂椁四面之篋矣虞之言安也據上文棺椁之間
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是君大夫棺椁之間相距
甚寬故君裹椁虞篋言旣爲之裹而其四面匡當又

必有以承藉之使梢在樽中得安也學者不知筐
之同字故莫得其解耳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